

郵包

又是一年除夕，窗外綻放升騰起的朵朵絢爛煙花昭示著新年的到來，這喧囂和歡鬧卻彷彿與陳伯無關。他和往常一樣，斜靠在搖椅上看報紙，昏黃的燈光下，他削瘦的身影被拉得長長的，顯得愈發孤獨。自從一年前老伴去世後，陳伯已經記不清度過了多少個這樣冷清的白天與黑夜，每每想找個人說說話，屋裡卻只有搖椅吱吱呀呀的對答。

叮噹！一聲門鈴劃破了寂靜的空氣，剛剛還昏昏欲睡的陳伯頓時有了精神。來了！我的兒子終於回來看我了！陳伯顛巍巍地往門邊走去，臉上洋溢著抑制不住的笑意。他滿懷歡喜地把門打開，笑容就這樣凝在嘴邊——門外站著的不是他心心念念的兒子，地上躺著的卻是一件郵包，郵包上還貼了一張紙條：

親愛的爸爸：

我今年又不能回家過年了，對不起。我給你買了一隻機械狗，替你做家務，等我有空再回去看您。

兒子上

陳伯無可耐何地嘆了一口氣，他慢慢把郵包的包裝掀開，裡面是一隻全身雪白的機械狗。在讀了五遍說明書之後，陳伯終於找到了開關。「汪！」小狗一醒來便圍著他又叫又跳，把陳伯逗得直樂。

小狗很機靈，牠先把屋子仔細地查看了一遍，然後便自動的工作起來了，不一會兒，屋子就被打掃得一塵不染。見此情景，陳伯滿意地笑了。只見小狗伸出牠的機械舌頭，目不轉睛的看著陳伯，彷彿在等待主人的獎賞。陳伯走到小狗身邊，溺愛地拍了拍牠的頭，依稀之間，他記起兒子小時候撒嬌時，他也常常會拍拍他的頭。想到這裡，陳伯苦澀地笑了一下。

晚上，陳伯一如既往地打開電視看新聞，小狗似懂非懂地蹲在沙發上，

全神貫注的看電視。小時候的兒子也總喜歡黏著他，陪著他一起看電視。陳伯扭過頭，看了一眼兒子往日常坐的位置，正是小狗坐的位置，情不自禁的拍了拍小狗的頭。小狗看了看陳伯，又再專心地看起電視來了。陳伯心裡樂滋滋的，卻又還是空落落的。就算小狗再怎麼可愛，也填補不了陳伯心中只屬於兒子的那個空缺。

這時，電視屏幕上出現了動物園開幕的廣告，小狗一看到便興奮地跳來跳去，吵著要去，真是和兒子小時候一模一樣。陳伯微笑地閉上眼，記起以前帶兒子去公園的情景，兒子拉著他的手，拖著他非要往遊樂設施去。他不依，兒子就哇哇大哭；等他答應了，兒子便立刻破涕為笑，奔著海盜船去了。他坐了一趟又一趟，一次又一次，一輪又一輪，等他玩夠了再回到陳伯身邊時卻怎麼已經是個大小伙子了呢？時間都去哪兒了？陳伯不禁流下淚來。

看到主人傷心，小狗拱了一拱陳伯的腳。陳伯看到牠，勉強擠出一絲微笑。

轉眼一個月過了，離動物園開幕就只有一天了。小狗興奮得上竄下跳，不住的搖首擺尾，直往主人的身下鑽。陳伯無力地拍了拍小狗的頭，顫抖著撫摸著他，低聲說了一聲「對不起」。

終於到了開幕的日子，小狗急不及待的把門票叨著走到陳伯的身邊，蹭了蹭主人的腳。陳伯努力地睜開眼睛，迷糊中卻好似看到了兒子。「爸，天暖了，我帶你去動物園走走。」春風中，他感覺到兒子的手緊緊牽著他，一刻也不曾鬆開。

1166 字